

一、行道樹

張曉風

每天，每天，我都看見他們，他們是已經生了根的——在一片不適於生根的土地上。有一天，一個炎熱而憂鬱的下午，我沿着行人路走着，在穿梭的人羣中，聽自己寂寞的足音。忽然，我又看到他們，忽然，我發現，在樹的世界裏，也有那樣完整的語言。

我安靜地站住，試着去了解他們所說的一則故事：

我們是一列樹，立在城市的飛塵里。

許多朋友都說我們是不該站在這裏的，其實這一點，我們知道得比誰還都清楚。我們的家在山上，在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裏。而我們居然站在這兒，站在這雙線道的馬路邊，這無疑是一種墮落。我們的同伴都在吸露，都在玩涼涼的雲。而我們呢？我們唯一的裝飾，正如你所見的，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煙。

是的，我們的命運被安排定了，在這個充滿車輛與煙囪的工業城裏，我們的存在只是一種悲涼的點綴。但你們盡可以節省下你們的同情心，因為，這種命運事實上也是我們自己的選擇的——否則我們不必在春天勤生綠葉，不必在夏日獻出濃蔭。神聖的事業總是痛苦的，但是，也唯有這種痛苦能把深度給予我們。

當夜來的時候，整個城市裏都是繁弦急管，都是紅燈綠酒。而我們在寂靜里，我們在黑暗裏，我們在不被了解的孤獨里。但我們苦熬著把牙齦咬得酸疼，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，我們就站成一行致敬——無論如何，我們這城市總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陽！如果別人都都不迎接，我們就負責把光明迎來。

這時，或許有一個早起的孩子走過來，貪婪地呼吸著鮮潔的空氣，這就是我們最自豪的時刻了。是的，或許所有的人早已習慣於污濁了，但我們仍然固執地製造著不被珍惜的清新。

落雨的時分也許是我們最快樂的，雨水為我們帶來故人的消息，在想像中又將我們帶回那無憂的故林。我們就在雨里哭泣著，我們一直深愛著那裏的生活——雖然我們放棄了它。

立在城市的飛塵里，我們是一列憂愁而又快樂的樹。

故事說完了，四下寂然。一則既沒有情節也沒有穿插的故事，可是，我聽到他們深深的嘆息。我知道，那故事至少感動了他們自己。然後，我又聽到另一聲更深的嘆息——我知道，那是我自己的。

一、我也有一個綽號

杜榮琛

大頭大頭，

下雨不愁，

人家有傘，

我有大頭。

「大頭」是我小時候的綽號，也是人見人愛的「金字招牌」，小學六年裡，只要班上有同學喊一聲：「大頭！」別班的女同學，就會忍不住向我行注目禮（軍中禮節：目迎不目送）。所以每天聽習慣了，倒有幾分親切感呢！

記得小時候，我們家從爸爸經商失敗後，就從一個顯赫富有的家庭，變成收破銅爛鐵的窮人家。爸爸每天都要騎著一輛老舊的腳踏車，到鄉下兜售麥芽糖；或用麥芽糖跟鄉間的小孩，換他們所不要的破紙、廢瓶子、壞拖鞋等東西。

全家大小一共九口，就全靠爸爸這個職業謀生；三餐吃甘薯稀飯的機會多，吃麵條和炒飯的次數少。碰到開學時，老師要收代辦費、家長費和簿本費，總是最會拖；往往全班都繳齊了的那一天，也正是我在家裡哭得最凶的日子。

為了減輕爸爸的負擔，一到寒暑假，就是我們兄弟姊妹，幫爸爸賺「外快」的時候。七個小孩由媽媽帶隊，到後龍溪沿岸的沙田裡，替鄰家農夫拔落花生，一大籃可得幾塊錢的工資。接近過年的時刻，我經常陪姊姊到通霄、大甲、沙鹿這些地方擺地攤賣襪子；姊姊給我的零用錢存多了，就成為每學期開學的學費呢！

小時候，我們家是清苦了些，可是一到學校可就快樂多了。由於我的國語和算術，在班上頂呱呱的，經常有同學來向「大頭」討教。而下課時，打躲避球、玩玻璃珠、打陀螺的技術，也是數一數二的；朋友多了，笑聲就會沖淡生活中的小煩惱。

這麼多朋友，我覺得坐在我隔壁的小女生，長得實在清秀、可愛又討人喜歡。我知道她家裡非常富有，夏天常帶一壺酸梅茶，咕嚕咕嚕地喝；冬天就換成大包蠶豆，卡卡卡地嚼。這情景看得我不斷地流口水，但又不敢向她要來吃，而且我們的桌子中間，還畫了一條「楚河漢界」。如果不小心越過的話，會被對方打手心的。有一回，她越過界線，伸手要讓我打三下。我對她說：「不用了，只要你的蠶豆給我吃就好了！」

畢業時我得了第三名，帶著獎狀和獎品回家；一路上，同學們的眼光又投向了。嘿！這回大家不是瞪著我的頭，而是那一張閃閃發亮的獎狀。突然，我發覺「大頭」這個稱呼，是十分光榮的。

二、吹笛的女孩

王玉佩

星期日靜坐一上午，可以一動也不動的注視著窗外攀上籬笆的無名草，那翠綠纖巧的小草離開了泥土攀爬上竹架子，一樣精神抖擻，甚且更風姿綽約。

朝南的窗戶輕風迎面，欣賞著後院的新綠與姘紫嫣紅，週身覺得好舒坦，這時清揚的笛聲由鄰家適時傳來，伸手看錶，沒錯，上午九點正，每到這時候，那悠揚的笛聲就會像報時器般在耳畔響起。搬來這兒已有幾年了，一直納悶是誰吹奏出如此悅耳美妙的笛曲？輕曼的笛韻中流露出對生命的熱愛與青春的歡愉。每當我心情煩躁時，就會不由自主期盼鄰家的笛聲，它似乎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某種調和劑。

雖然近在隔壁，我與吹笛人卻一直緣慳一面。在一種期待中，想結識吹笛人的意念一天天強烈起來，有時我甚至會不自主的猜測起「他」的模樣，幻想他在吹笛時那神采飛揚的神情，由他活潑的笛聲中，我主觀認定，他是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。

我這種急於想結識吹笛人的心情，常遭外子取笑，他說距離原是一種美，見了面，認識了，也許會破壞心中的某些美感。

管不了他的許多大道理，終於在一個清涼的午後，我去拜訪了吹笛人。

意外的，「他」竟是個文靜的女孩，約十七、八歲的模樣，消瘦的面頰有幾分蒼白，一席潔白合身的長衫、披肩的長髮、鵝蛋的臉龐襯托出秀氣的五官，看起來，他應該是躲在夜半，對月吹簫的百合才是啊！怎麼會……？

只見她嫻靜的坐在椅上，帶著興奮的笑容，聆聽我的讚美，然後她告訴我學笛子的歷史：吹了十年的笛子，笛子是他生活的全部，他興致勃勃的告訴我，今年將參加好幾項比賽，還說了些未來演奏的計畫。

那雙原是帶著憂鬱的眼神，在說話間常不經意的閃動著興奮的光亮；傾聽著她的希望，望著她燦然的笑靨，但不知為什麼，內心總感覺她更適合吹簫。

於是我說出了自己的感受，她笑了，笑得有些淒涼，不像個小女孩。

「簫聲太哀怨、淒涼，不是嗎？」她接著說。

「人生已有太多的不幸，我喜歡笛聲的亢奮、前進……」。

我不想與一個小我數十歲的小女孩爭論笛與簫的問題。畢竟，她那富有朝氣的笛韻，粧點了我的生活，我自私的想著。

臨離去時，她向我笑著揮手說「我不方便送您，慢走！有空過來玩！」

她的母親送我到門口，對著我驚異的表情，老婦人開了口，她的女兒今年十八歲，有十八年沒有站起來過。

我愕然了，不可能吧！我默然地向老婦人揮手再見，難道她真是那樣堅強嗎？那充滿生命力的笛聲不早告訴了我一切嗎！